

嫩芽初上 落叶松

□叶国宏

松、竹、梅，称“岁寒三友”。梅凌寒独放，愈是岁末年初，愈见其精神，我自然是赞赏的。竹亮节高风，经冬犹绿林，可堪与梅为侣。独有这松，忝列其中，且领袖侪辈，私下多少有些微词。

因为我见过松叶偷偷落满山路的行径。

倘若回到从前，而你也长在这山村里，读五年级（乙）班，喜欢音乐老师刚教的《北国之春》，说不定可以加入我们小组，一起去北山坡上耙绒毯般厚的松针。那时，你也会惊叹常罹凝寒的松树，原来也如此不计人设，窸窣窸窣地掉叶子。

决定去耙松针的时节，东风一定还在以除恶务尽的决心继续扫荡寒流的余孽，三四个小伙伴每人荷一根轻巧扁担，两头挂对土筒、簸箕或田蓑，悠悠晃晃爬上向阳的松林，然后，选一稍平旷处安好营，扎好寨。

放下担子我们就转身，先任山风荡衣，听松涛交响，看红嘴山雀在不远处招摇着长尾，唧咕唧咕地翩然振翅，旋即飞入西山的竹海里去。俯瞰，四方的院落静默，平阔的操场照眼，仅有一条黄泥公路趁山与山私语，从村子南边草蛇灰线般闪躲腾挪，突破层层关卡阻拦和禁锢，奔赴它理想中的茫远。

要劳动啦！捉回放纵的眼光，这才注意到，我们已经踩在蓬软的褐色松针垫上了。

这散满一地的松针可是煮茶做饭的好柴火呢。要知道，山村很晚才用上煤气，久远的年代里，祖辈烧的一直是柴。

柴可有硬软之分，像竹筒竹片竹鞭啦，木棍木板木根子啦，都属于硬柴；晒干的麦秸稻秆，倭豆株、豆壳，皆定义为软柴。硬柴适合烧大菜，村里有人家婚丧嫁娶，或是逢年过节，或是家里招待远客，要煮鸡鸭鱼肉，只要往灶洞里架几块硬柴熊熊燃起来，司火的就可以先忙别的事去而不用担心熄了。等你忙完回来，鸡鸭已经熟得绽开了皮肉，发现没烧尽的余火还能焐一锅热汤。但硬柴很难直接点燃，这个时候就需要软柴一马当先，做引火的前驱。

而软柴里最好的，我一直以为当数松针。这是借一个火星都能灿烂的上品。随便抓起一把来，在它下面“嚓”地划着一根火柴，火就开始疯狂复制它的热情，赶紧推到灶洞里已然架好的硬柴底下，不一会儿，硬柴们也按捺不住，终于哗哗剥剥地慷慨激昂起来。

两分一盒的火柴，村里人都不太舍得用，每次做饭烧菜，最好只划一根，一根，锅底就舞满殷勤的不灭的火焰。

这就需要松针。和村里其他很多事物都有各属自己的别名一样，我们管松针叫松毛丝，松针的叫法多刺耳啊，松毛丝要柔软、轻逸得多了。

多亏了它的柔软和轻逸，那样，幼小如我们，也能帮家里拾掇得来。

村里孩子大多矮小，如果装松毛丝的是一种叫土筒的敞口高腰簸箕，直起身挑着担子，筒底已经及到脚踝处，挑着磕磕绊绊的，很不方便上下山。我们就用另一种叫畚箕的竹编盛具。和用四根竹条做腰，更适合挑的土筒不同，畚箕的腰是用细竹丝绞成的两挽索子做

的，高度只有前者一半上下，适合拎，也适合挑。个不高、力不大的，都好用，耙松毛丝就认定它。

“耙”，其实也是我臆想出来的动词，乡音里，它音近“窝”，兼有划拉和挖的意思，所以我们有时管吃饭叫“窝饭”，管挖田地叫“窝地”。“窝”松毛丝，因其需要一种农具，要么是钉耙，铁制的，大多只有四齿或五齿，主要用于翻地松土；要么是另一竹制或木制的，齿要密得多，常用来翻晒谷子，不过它们的柄一般都大戟一样，比较长，不太适合带到山上去施展。

工具若是称手，耙松毛丝是很利索的，上下前后一划拉，齿前就能聚拢一大堆，轻轻捧起来，码到畚箕里去压实。不消小半天，松毛丝就堆叠至索环顶部了。

这其间，是许停下来休息的，此时如果东风恰好醉人，我们就纵声齐唱“亭亭白桦，悠悠碧空，微微南来风……”，这是学堂新教的《北国之春》的歌词。

当唱到“嫩芽初上落叶松，北国之春天”的时候，再放眼我们的学堂，竟有一种说不出的愉悦，这是因为“嫩芽”“春天”之类的词语灌注了审美初心呢，还是同声一气的歌咏激荡了少年情怀，抑或仿佛归途后望见母亲的展颜舒眉，伙伴们可真回答不了。

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还继续唱，直唱到依稀听闻颓圮的资西寺又鸣响晚钟，唱到驼背桥的涧水开始推搡残枝，唱到灼人的带着甜味儿的喇叭花夺回后山岗……

风是个小偷

□贾明明

风，是个小偷。它一点都不安分，每来一场，总要带走点什么，或者留下点什么，证明自己曾经来过。

风来的时候，吹着口哨，轻佻地与村民们打着招呼。村里人不待见它，一个个关了门窗，想把它拒之门外。

风，是个犟种，你越不让进来，我偏要进来。挤过门缝，钻过窗户，在屋子里一通乱翻，我倒要看看你这掖着藏着的，到底藏个啥。面对这胡搅蛮缠的风，人们只能无奈地感叹，随它去吧，随它去吧！

风在院子里疯跑了一阵儿，又一阵儿，呼呼地喘息着。人，听出了它的疲倦，知道它闹腾不了多久了，索性由着它折腾。风，折腾够了，吹起撤退的集合哨，院子里很快就静悄悄了。

风走了，人们开了门窗，走到院子里。院子里铺了一层灰尘，大家说，那是沙尘暴留下的痕迹。人们开始清点院子里的物件，看看有没有少了什么，或是多了什么。风，是个小偷，人们对它始终保持着戒心。

“我攒了几个月的鸡毛，一根都不见了。”母亲嚷嚷着，那是她攒起来准备扎鸡毛掸子用的。风来了，全都裹了去，一根也没剩下。

“你把鸡毛藏哪了，都让风顺了去？”父亲吆喝着。

“都塞在了墙缝里。”
“那怪不得风，风就喜欢钻空子。针尖大的窟窿斗大的风，鸡毛太轻，一斗风足够把它们卷跑了，嗖一下上了天，这会儿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呢！”

我在院子里捡了张毛票。以前大人教育我们，“花钱都省着点，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。”我攥着风刮来的这张毛票，觉得大人的话有毛病。说不定谁家的钱就是大风刮来的。风能刮到我家一毛，就可能刮到别家一块。

院里柴火垛上多了些新鲜的枝叶，也不知道风从哪卷来的。它顺手把玩着，玩腻了，就随手丢在了我家院子里。

村民们从院子里来到街上，彼此谈论最多的，就是刚刚那场风。那场风带来了什么，带走了什么。

王一说，他家墙头上多了片仙人掌。幸好是落在了墙头上，这要落在人头上，还不得砸个窟窿！

杜二说，他家树梢上挂了条围巾，七八成新。打听有没有谁家丢了围巾，大家都摇头，说不定不是本村的，你只管收着好了。那就收着，这是风的心意，风给我送的温暖。杜二笑容灿烂。

刘三说，他家砌墙剩下的两块砖让风卷了去。

大伙都不信。风要把砖头卷走，你家的围墙怕早被风吹倒了，非得落个房倒屋塌的下场。刘三翻了个白眼，爱信不信，那两块砖就在墙头放着，风刮过之后，它们就没了踪迹。不是风卷了去，还能是谁？刘三一脸笃定。

“吴四，你家明年开春是不是要盖三层小楼了？”

村东的麻五问西头的吴四，吴四心里咯噔一下。这事，他关起门来，只与自家婆娘说过，麻五怎么知道？“你听谁说的？”

“听风说的，就刚刚那场风。”

吴四一甩手，这风就是个贼，偷了东西不说，连夫妻间的悄悄话也不落下。这下好了，这一通风言风语，一村人都知道了。以后可得谨慎点，风来的时候最好什么都别说。

总第7253期 配图 李海波 投稿邮箱：essay@cmb.com.cn

